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

塞翁得馬非為吉，宋子雙言豈是凶。禍福前程如漆暗，但平方寸答天公。

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，乃是梁朝所建。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：「玄都觀裡桃乾樹」，就是此地。一名為玄妙觀。這觀踞郡城之中，為姑蘇之勝。基址寬敞，廟貌崇宏，上至三清，下至□殿，無所不備。各房黃冠道士，何止數百。內中有個北極真武殿，俗名祖師殿。這一房道士，世傳正一道教，善能書符遣將，剖斷人間禍福。於中單表一個道士，條家姓張，手中慣弄一個皮雀兒，人都喚他做張皮雀。其人有些古怪，葷酒自不必說，偏好吃一件東西。是甚東西？

吠月荒村裡，奔風臘雪天。

分明一太字，移點在旁邊。

他好吃的是狗肉。屠狗店裡把他做個好主顧，若打得一隻壯狗，定去報他來喫，喫得快活時，人家送得錢來，都把與他也不算帳。或有鬼祟作耗，求他書符鎮宅，遇著吃狗肉，就把箸蘸著狗肉汁，寫個符去，教人貼於大門。鄰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，如有神將往來，其崇立止。

有個矯大戶家，積年開典獲利，感謝天地，欲建一壇齋醮酬答，已請過了清真觀裡周道士主壇。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，矯公亦慕其名，命主管即時相請。那矯家養一隻防宅狗，甚是肥壯，張皮雀平昔看在眼裡，今番見他相請，說道：「你若要我來時，須打這隻狗請我，待狗肉煮得稀爛，酒也燙熱了，我才到你家裡。」卜符回覆了矯公。矯公曉得他是饒腹占怪的人，只得依允。果然燙熱了酒，煮爛了狗肉，張皮雀到門。主人迎入堂中，告以相請之意。黨中香人燈燭，擺得齊整，供養著一堂柳道，眾道士已起過香頭了。張皮雀昂然而入，也不札神，也不與眾道士作揖，口中只叫：快將爛狗肉來喫，酒要熱些！」矯公道：「且看他喫了酒肉，如何作用？當下大盤裝狗肉，大壺盛酒，櫻列張皮雀面前，恣意竹咬。喫得盤無餘骨，酒無餘滴，□分醉飽。叫道：「聒噪！」喫得快活，嘴也不抹一抹，望著拜神的鋪氈上倒頭而睡。鼻息如雷，自西牌直睡至下半夜。眾道士酸事已完，兀自未醒，又不敢去動攪他。矯公等得不耐煩，到埋怨周道士起來，周道士自覺無顛，不敢分辨。想道：「張皮雀時常吃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，今番正不知幾時才醒？」只得將表章焚化了，辭神謝將，收拾道場。

弄到五更，眾道士喫了酒飯，剛欲告辭，只見張皮雀在拜氈上跳將起來，團團一轉，亂叫：「□日□日，五日五日。矯公和眾道士見他瘋了，都走來圍著看。周道士膽大，向前抱住，將他喚醒了。口裡還叫：五日，五日。周道士問其緣故。張皮雀道：「適纔表章，誰人寫的？」周道士道：「是小道親手繕寫的。張皮雀道：「中間落了一字，差了兩字。」矯公道：「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，並無差落，那有此話？張皮雀袖中簌簌響，抽出一幅黃紙來，道：「這不是表章？」眾人看見，各各駭然道：「這表章已焚化了，如何卻在他袖中，紙角兒也不動半毫？」仔細再念一遍，到天尊寶號中，果然落了字，卻看不出差處。張皮雀指出其中一聯云：

「吃虧吃苦，掙來一倍之錢；

親短李長，僅作千金之子。

『吃虧吃苦』，該寫『喫』字，今寫『吃』字，是『吃舌』的『吃』字了。『喫』，音『赤』，『吃』，音『格』，兩音也不同。『柰』，字，是『李柰』之『柰』。『柰』字，是『奈何』之『柰』；『耐』字，是『耐煩』之『耐』。『柰短柰長』該寫『耐煩』的『耐』字，『柰』是果名，借用不得。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？如今上帝大怒，教我也難處。」

矯公和眾道士見了表文，不敢不信。齊都求告道：「如今重修章奏，再建齋壇，不知可否什張皮雀道：「沒用，沒用！你表文上差落字面還是小事，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，在天曹日記簿上查你的善惡。你自開解庫，為富不仁，輕兌出，重兌入，水絲出，足紋入，兼將解了的珠災，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。又幾貨物值錢者才足了年數，就假托變賣過了，不准贖取。如此刻剝貧戶，以致肥饒。你奏章中全無悔罪之言，多是自誇之語，已命雷部於即焚燒汝屋，蕩毀你的家私。我只為感你一狗之惠，求寬至□日，上帝不允。再三懇告，已准到五日了。你可出個曉字：『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，只收本錢。』其向來欺心，換人珠寶，賴人質物，雖然勢難吐退，發心喜舍，變實為修橋補路之費。有此善行，上帝必然回愍，或者收回雷部，也未可知。」

矯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，聽說到「收回雷部，也未可知」，倒不免有疑。「這瘋道士必然假托此因，來佈施我的財物。難道雷部如此易收易放？」況且掌財的人，算本算利，怎肯放鬆。口中答應，心下不以為然。張皮雀和眾道士辭別自去了。矯公將此話閣起不行。

到第五日，解庫裡火起，前堂後廳，燒做白地。第二日，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，又不肯賠償，結起訟來，連田地部賣了。矯大戶一貧如洗。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，從此益敬而畏。

張皮雀在玄都觀五□餘年，後出渡錢塘江，風逆難行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，其去如飛。皮雀呵呵大笑，觸了天將之怒，為其所擊而死。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鷺，皮雀降筆，自稱「原是天上苟元帥，塵緣已滿，眾將請他上天歸班，非擊死也。」徽商聞真武殿之靈異，捨施千金，於殿前堆一石假山，以為壯觀之助。這假山雖則美觀，反破了風水。從此本房道侶，更無得道者。詩云：

雷火曾將典庫焚，符驅鬼祟果然真；

玄都觀裡張皮雀，莫道無神也有神。

為何說這張皮雀的話？只為一般有人家，信了書符召將，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。那人姓金名滿，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。少時讀書不就，將銀援例納了個令史，就參在本縣戶房為吏。他原是個乖巧的人，待人接物，□分克己，同役中甚是得合，做不上三四個月令史，衙門上下，沒一個不喜歡他。又去結交這些門子，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，不時請他們吃酒，又送些小物事。但遇知縣相公比較，審問到夜靜更深時，他便留在家中宿歇，日逐打渾，那門子也都感激，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，每事卻也□分周全。時遇五月中旬，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間庫房，思量要謀這個美缺。那庫房舊例，一吏輪管兩季，任憑縣主隨意點的。眾吏因見是個利芳，人人思想要管。屢屢縣主點來，都不肯服。卻去上司具呈批准，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尤過犯的，當堂拈鬮，各吏具結申報卜司，芳新參及役將滿者，俱不許閱。然雖如此，其權出在吏房，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，送些東道，他便混帳開上去，那裡管新參役滿。家道殷實不殷實？這叫做官清私暗。

卻說金滿暗想道：「我雖是新參，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，懷送些東面與他，自然送間的。若網得著，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；倘問不著，卻不空丟了銀子，又被人笑話？怎得一個必著之策便好！」忽然想起門於王文英，他在衙門有年，甚有見識，何不尋他計較。一逕走出縣牀，恰好縣門口就遇著王文英道：「金阿叔，忙忙的那裡去？」金滿道：「好兄弟，正來尋你說話。」王文英道：「有什麼事作成我？」金滿道：「我與你坐了方好說。」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下，金滿一頭吃酒，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，說與王文英知道。王文英說：「此事只要由房開得上去，包在我身上，使你鬮著。」金滿道：「吏房是不必說了，但與堂拈鬮怎麼這等把穩？」王文英附耳低言，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何難之有！」金滿大喜，連聲稱謝：「若得如此，自當厚謝。二人又喫了一回，起身會鈔而別。金滿回到公序裡買東買西，備下夜飯，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，將上項事與他說知。劉雲應允。金滿取出五兩銀子，送與劉雲道：「些小薄禮，先送阿哥買果吃，待事成了，再找五兩。」劉雲假意謙讓道：「自己弟兄，怎麼這樣客氣？」金滿道：「阿哥從直些罷，不嫌輕，就是阿哥的盛情了。劉雲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權收去再處。」把銀袖了。擺出果品肴撰，二人杯來盞去，直飲至更深而散。

明日，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，拉了眾吏與劉雲說：「金某他是個新參，未及半年，怎麼就想要做庫房？這個定伏不成的。你要開只管開，少不得要當堂稟的，恐怕連你也沒趣。那時卻不要見怪！」劉雲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嚷，幾事也要通個情。就是他在眾人面上，一團和氣，並無一毫不到之處，便開上去難道就是他問著了？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。若去一享，朋友面上又不好看，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爭名爭利，顧得什麼朋友不朋友，薄情不薄情」劉雲道：「嗟！不要與人爭，只去與命爭。是這樣說，明日就是你問著便好；若不是你，連這幾句話也是多的，還要算長。」內中有兩個老成的，見劉雲說得有理，便道：「老劉，你的活雖是，但他忒性急了些。就是做庫房，未知是禍是福，直等結了局，方纔見得好歹。什麼正經？做也罷，不做也罷，不要閒爭，各人自去乾正事。」遂各散去。金滿聞得眾人有言，恐怕不穩，又去揭債，央本縣顯要士夫，寫書囑托知縣相公，說他「者成明理，家道頗裕，諸事可托」。這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，但不好明言耳。

話休煩絮，到拈鬮這日，劉雲將應問各吏名字，開列一單，呈與知縣相公看了。喚裡書房一樣寫下條子，又呈上看罷，命門子亂亂的總做一堆，然後唱名取鬮。那卷開傳遞的門子，便是王文英，已作下弊，金滿一手拈起，扯開，恰好正是。你道當堂拈鬮，怎麼作得弊？原來劉雲開上去的名單，卻從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挨次寫的，吏房也有管過的，也有役滿快的，已下在數內。金滿是戶房司吏，單上便是第一名了。那工文英卷開的時節，已做下暗號，金滿第一個上去拈時，卻不似易如反掌！眾人那知就裡，正是：隨你官清似水，難逃吏滑如油。當時眾吏見金滿問著，都跪下享說：「他是個新參，尚不該問庫。況且錢糧千條，不是小事，俱要具結申報上可的。若是金滿管了庫，眾吏不敢輕易執結的。」縣主道：「既是新參，就不該開在單上了。」眾吏道：「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，混開在上面的。」縣主道：「吏房既是混開，你眾人何不先來稟明，直等他鬮著了方來稟話？明明是個妒忌之意。」眾人見本官做了主，誰敢再道個不字，反討了一場沒趣。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個人情，又且當堂鬮著，更無班駁。那些眾吏雖懷妒忌，無可奈何，做好做歉的說發金滿備了一席戲酒，方出結狀，申報上司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交盤上庫接管，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。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，當做恩人相看，比前愈加親密。他雖則管了庫，正在農忙之際，諸事俱停，那裡有什麼錢糧完納。到七八月裡，卻又個把月不下雨，做了個秋旱。雖不至全災，卻也是個半荒，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。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，也沒甚大生意。眼見得這半年庫房，扯得直就夠了。時光迅速，不覺到了□一月裡，欽天監奏准本月□五日月蝕，行文天下救護。本府奉文，帖下屬縣。是夜，知縣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，在縣救護，舊例庫房備辦公宴，於後堂款待眾官。金滿因無人相幫，將銀教廚夫備下酒席，自己卻不敢離庫。轉央劉雲及門子在席上點管酒器，支持諸事。眾官不過拜幾拜，應了故事，都到後堂飲酒。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套撓鉸，吹一番細樂，直鬧到四重方散。剛剛收拾得完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。縣主急忙忙下船，到府迎接。又要支持船上，柱還供應，準準的一夜眼也不合。

天明瞭，查點東西時，不見了四錠元寶。金滿自想：「昨日並不曾離庫，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？只恐怕還失落在那裡。」各處搜尋，那裡見個分毫。著了急，連聲叫芳道：「這般晦氣，卻失了這二百兩銀子，如今把什麼來賠補？若不賠時，一定經官出醜，如何是蝦！」一頭叫言，一邊又重新尋起，就把這間屋翻轉來，何嘗有個影兒，慌做一堆，正沒理會。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了銀子，盡來探問，到拌得口於舌碎。內中單喜歡得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：一味說清話，做鬼臉，喜談樂道。正是：本災樂禍於人有，替力分優半個無！

過了五六日，知縣相公接了按院，回到縣裡。金滿只得將此事稟知縣主。縣主還未開口，那幾個令史在旁邊，你一嘴，我一句，道：「自己管庫沒了銀子，不去賠補，倒對老爺說，難道老爺賠不成？縣主因前番鬮庫時，有些偏護了金滿，今日沒了銀子，頗有權容。喝道：庫中是你執掌，又沒閒人到來，怎麼沒了銀子？必竟將去嫖賭花費了，在此支吾，今日饒你的打，限□日內將銀補庫，如無，定然參究。」士滿氣悶悶地，走出縣來。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。江南人說陰捕，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。其在官有名含謂之官捕，幫手謂之白捕。金個史下拘官捕、白捕，都邀過來，到酒店中吃三杯。說道：「金某今日勞動列位，非為己私，四錠元寶尋常人家可有？不比散碎的好用，少不得敗露出來。只要列位用心，若緝訪得實，拿獲賊盜時，小子願出白金二□兩酬勞。捕人齊答應道：當得，當得！」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看看□日限足，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，全無影響。知縣相公叫金滿問：「銀子有了麼？」金滿稟道：「小的同捕人緝訪，尚無蹤跡。」知縣喝道：「我限你□日內賠補，那等得你緝訪！」叫左右：「揣下去打！」金滿叩頭求饒，道：「小的願賠，只求老爺再寬□日，客變賣家私什物。」知縣准了。轉眼。

金滿管庫又不曾趁得幾多東西，今日平白地要賠這二百兩銀子，甚費措置，家中首飾衣服之類，盡數變賣也還不夠，身邊言得一婢、小名金杏，年方一□五歲，生得甚有姿色：

鼻端面正，齒白唇紅，兩道秀眉，一雙嬌眼。鬢似烏雲髮委地，手如尖筍肉凝脂。分明豆蔻尚含香，疑似夭桃初發蕊。

金令史平昔愛如己女，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，思想：「再等一二年，遇個貴人公子，或小妻，或通房，嫁他出去，也討得百來兩銀子。如今忙不擇價，豈不可惜！」左思右想，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，權解與人。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，傾成四個元寶，當堂兌準，封貯庫上。吩咐他：「下次小心。」

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，把庫門鎖了，回到公而裡，獨坐在門首，越想越惱，著甚來由，用了這主屈財，卻不是青白晦氣！正納悶間。只見家裡小廝叫做秀童，喫得半醉，從外走來。見了家長，倒退凡步。金令史罵道：「蠢奴才，家長氣悶，你到快活吃酒？我千里沒錢使用，你倒有閒錢買酒吃？秀童道：「我見阿爹兩日氣悶，連我也不喜歡，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憂，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，買杯中物來散悶。阿爹若沒錢買酒時，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，取來就是。金令史喝道：「誰要你的吃！」原來蘇州有件風俗，大凡做令史的，不拘內外人都稱呼為「相公」。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，自小撫養，今已二□餘歲，只當過繼的義男，故稱「阿爹」，那秀童要取壺酒與人都散悶，是一團孝順之心。誰知人心不同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，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。正是：老龜烹不爛，移禍乾枯桑。

當時秀童重進去了。金令史驀然想道：「這一夜眼也不曾合，那裡有外人進來偷了去？只有秀童拿遞東西，進來幾次，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？」又想道：「這小廝自幼跟隨奔走，甚是得力，從不見他手腳有甚毛病，如何抖然生起盜心了？」想道：「這個廝平昔好酒，凡為盜的，都從酒賭錢兩件上起。他吃溜了口，沒處來方，見了大錠銀子，又且手邊方便，如何不愛？不然，終日買酒吃，那裡來這許多錢廣？又想道：「不是他。他就要偷時，或者溜幾塊散碎銀子，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。就偷了時，那裡出飭？終不然，放在錢櫃上零支錢？少不得也露人眼目。就是拿出去時，只好一錠，還留丁三錠在家，我今夜把他牀鋪搜檢一番，便知分曉。」又想道：「這也不是常法，他若果偷了這大銀，必然寄頓在家中父母處，怎肯還放在身邊？搜不著時，反惹他笑。若不是他偷的，冤了他一場，反冷了他的心腸。哦！有計了。岡礙郡城有個莫道人，召將斷事，吉凶如睹。見寓在玉峰寺中，何不請他來一問，以決胸中之疑？」過了一夜，次日金滿早起，吩咐秀童買些香燭紙馬果品之類，也要買些酒肉，為謝將之用，自己卻到玉峰寺去請莫道人。

卻說金令史舊鄰有個閒漢，叫做計七官。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，氣忿忿的走來，問其緣故。秀童道：「說也好笑，我爹真是交了敗運，乾這樣沒正經事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了，認了晦氣罷休。卻又聽了別人言語，請什麼道人來召將。鄧賊道今日鬼混，哄了些酒肉喫了，明日少不得還要索謝。成不成，吃三瓶，本錢去得不爽利，又添些利錢上去，好沒要緊。七官人！你想這些道人，可有真正活神仙在裡面麼？有這好酒好肉倒把與秀童喫了，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。齋了這賊道的嘴，『碾噪，也可謝你一聲麼？』正說之間，恰好金令史從玉峰寺轉來「秀童見家長來了，自去了。金滿與計七官相見問道：「你與秀童說甚麼？」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的，就把秀童適纔所言，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這小廝倒也有些見識。金滿沉吟無語，鄧計七官也只當閒活敘過，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。只因家長心疑，險使童兒命喪！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，腹內躊躇，這話一發可疑：「他若不曾偷銀子，由我召將便了，如何要他怪那個道士？」口雖不言，分明是「土中曲蛤，滿肚泥心。」

少停莫道人到了，排設壇場，卻將鄰家一個小學生附體。莫道人做張做智，步罡踏鬥，念咒書符。小學生就舞將起來，像一個捧劍之勢，口稱「鄧將軍下壇」。其聲頗洪，不似小學生口氣。土滿見真將下降，叩首不迭，志心通陳，求判偷銀之賊。天將搖首道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」金滿再三叩求，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，莫道人又將靈牌施設，喝道：「鬼神無私，明已報應。有叩即答，急急如今！」金滿叩之不已，天將道：「屏退閒人，吾當告汝。」其時這些令史們家人、及衙門內做公的，聞得莫道人在金家召將，做一件希奇之事，都走來看，塞做一屋。金滿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，只剩得秀童一人在旁答應。天將叫道：「還有閒人。」莫道人對金令史說：「連秀童都遣出屋外去。」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，金滿跪而舒其左手。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，寫出秀童二字，喝道：「記著！」金滿大驚，正合他心中所疑、猶恐未的，叩頭默默祝告道：「金滿撫養秀童已卅餘年，從無偷竊之行。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，便當嚴刑究訊，此非輕易之事。神明在上，乞再加詳察，莫隨人心，莫隨人意。」天將又蘸著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。又向空中指畫，詳其字勢，亦此二字。金滿以為實然，更無疑矣。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，小學生望後便倒。扶起，良久方醒，問之一無所知。

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散了福。只推送他一步，連夜去喚陰捕拿賊。為頭的張陰捕，叫做張二哥。當下叩其所以。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，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，備細說了。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，只是他緝訪來的，不去擔這於紀。推辭道：「未經到官，難以吊拷。咄滿是衙門中出人的，豈不會意，便道：此事有我做主，與列位無涉。只要嚴刑究拷，拷得真賊出來，向時所許二兩，不敢短少分毫。」張陰捕應允，同兄弟四哥，去叫了幫手，即時隨金令史行走。

此時已有起更時分，秀童收拾了堂中傢伙，喫了夜飯，正提腕行燈出縣來迎候家主。才出得縣門，彼三四個陰捕，將麻繩望頸上便套。不由分說，直拖至城外一個冷鋪裡來。秀童卻荷開口，彼陰捕將鐵尺向肩膊上痛打一下，大喝道：「你乾得好事！」秀童負痛叫道：「我千何享來？」陰捕道：「你偷庫內這四錠元寶，藏於何處？窩在那家？你家主已訪實了，把你交付我等。你快快招了，免吃痛苦。」秀童叫天叫地的哭將起來。自古道：有理言自壯，負屈聲必高。秀童其實不曾做賊，被陰捕如法吊拷。秀童疼痛難忍，咬牙切齒，只是不招。原來大明律一款，捕盜不許私刑吊拷。若審出真盜，解官有功。倘若不肯招認，放了去時，明日被他告官，說誣陷平民，罪當反坐。八捕盜吊打衫夾，鬱已行過。見秀童不招，心下也著了慌。商議只有鬪王，鐵膝褲兩件未試。鬪王是腦箍上了箍，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。鐵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內，未曾收緊，痛已異常。這是拷賊的極刑了。秀童上了腦箍，兀而復甦者數次，昏債中承認了，醒來依舊說沒有。陰捕又要上鐵膝褲，秀童忍痛不起，只得招道：「是我一時見財起意，偷來藏在姐夫李大家牀下，還不曾動。」

陰捕將板門擡秀童到於家中，用粥湯將息，等候天明，到金令史公序裡來報信。此時秀童奄奄一息，爬走不動了。金令史叫了船隻，啟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賊。李大家住鄉間，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。陰捕到時，李大又不在家，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，正不知甚麼緣故，開了後門，望爹娘家奔去了。陰捕走人臥房，發開牀腳，看地下土實個鬆，已知虛言。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壘起，起土尺餘，並無一物。眾人道：「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。」翻箱倒籠。滿屋尋一個遍，那有些影兒。金令史只得又同陰捕轉來，親去叩問秀童。秀童淚如而下，答道：我實不曾為盜，你們非刑吊拷，務要我招認。吾吃苦不過，又不忍妄扳他人，只得自認了。說姐夫牀下賊物，實是混話，毫不相干。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人，今已二三十多歲，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。前日看見我爹費產完官，暗地心痛之及見爹信了野道，召將費錢，愈加不樂，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。今日我只欠爹一死，更無別話。」說罷悶絕去了，眾陰捕叫喚，方纔醒來，兀自唉唉的哭個不住。金令史心下亦覺慘然。

須臾，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。見秀童躺在板門上，六楓八傷，一絲兩氣，大哭了一場，奔到縣前叫喊。知縣相公正值坐堂，問了口同，忙差人喚金滿到來，問道：「你自不小心，失了庫內銀兩，如何通同陰捕，妄殺千人，非刑吊拷？」金滿稟道：「小的破家完庫，自竹要緝訪此事。討個明白。有莫道人善於召將，天將降壇，三遍寫出秀童名字，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，所以信了，除了此奴，更無影響，小的也是出乎無奈，不是故意。」知縣也曉得他賠補得苦了，此情未知真偽，又被秀童的爹娘左享右享，無可奈何。此時已是臘月廿八了。知縣吩咐道：「歲底事忙，且過了新年，初十後面，我與你親審個明白。」眾人只得散散了，金滿回家，到抱著一個鬼胎，只恐秀童死了。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子，又請醫人去調治，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。那秀童的爹娘，兀自哭哭啼啼絮絮那貼的不住已。正是：青兪共自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炊未保。

卻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，分著忙，商議道：「我等如此繃吊，還不肯吐露真情，明日縣堂上可知他不招的。若不招時，我輩私加吊拷，罪不能免。」乃情城隍紙供於庫中，香花燈燭，每日參拜禱告，夜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，求一報應。金令史少不得又要破些俚在他們面上。到了除夜，知縣把庫逐一盤過，支付新庫吏掌管。金滿已脫了干紀，只有失盜事未給，同青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：「原教張二哥在庫裡安歇。」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，與主令史平昔相好的，無不應九。是夜，金滿各下二牲香紙，攜到庫中，拜獻城隍老爺。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酌。三杯以後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，到央金滿替他照管，自己要先別。金滿為是大節夜，不敢強留。新庫吏將廚櫃等都檢看封鎖，又將庫門鎖鑰付與主滿，叫聲「相擾」，自去了。金滿又喫了幾杯，也就起身，對張二哥說：「今夜除夜，來早是新年，多吃幾杯，做個靈夢，在下不得相陪了。」說罷，將庫門帶上落了鎖，帶了鑰匙自回。

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，歎口氣道：「這節夜，那一家不夫婦團圓，偏我晦氣，在這裡替他們守庫！」悶上心來，只顧自節自飲，不覺酩酊大醉，和衣而寢。睡至四更，夢見神道伸只靴腳踢他起來道：「銀子有了，陳大壽將來放在廚櫃頂上葫蘆內了。」張陰捕夢中驚覺，慌忙爬起來，向廚櫃頂上摸個遍，那裡有什麼葫蘆。「難道神道也作弄人？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故？」須臾之間，又睡去了。夢裡又聽得神道說：「銀子在葫蘆裡面，如何不取？張陰捕驚醒，坐在牀鋪上，聽吏鼓，恰好發播。爬起來，推開窗子，微微有光。再向廚櫃上下看時，並無些子物事。欲要去報與金令史，庫門卻已鎖著，只得又去睡了。少頃，聽得外邊人聲熱鬧，鼓樂喧闐，乃是知縣出來同眾官拜牌賀節，去丈廟行香。天已將明，金滿已自將庫門上鑰匙交還新庫吏了。新庫吏開門進來，取紅紙用印。張陰捕已是等得不耐煩，急忙的戴了帽子，走出庫來。恰好知縣回縣，在那裡排衙公座。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，穿著公服，同眾令史站立在堂上，伺候作揖。張陰捕走近前把他扯到旁邊說夢中神道，如此如此：「一連兩次，甚是奇異，侍來報你，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？」說罷，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。

卻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，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，回家喫了飯，也不去拜年，只在縣中稽查名姓，凡外郎、書於、皂快、門子及禁子、夜大，曾在縣裡走動的，無不查到，並無陳大專名字。整整的忙了三日，常規年節酒，都不曾喫得，氣得面紅腹脹，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。張陰捕道：「我是真夢，除是神道哄我。」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，那天將下臨，還沒句實話相告，況夢中之言，怎便有準？說罷，丟在一邊去了。

又過了兩日，是正月初五，蘇州風俗，是日家家戶戶，祭獻五路大神，謂之燒利市。吃過了利市飯，方纔出門做買賣。金滿正在家中吃利市飯，忽見老門於陸有恩來拜年，叫道：「金阿叔恭喜了！有利市酒，請我吃碗！」金令史道：「兄弟，總是節物，不好特地來請得，今日來得極妙，且吃三杯。」即忙教嫂孀暖一壺酒，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，與陸門子對酌。閒話中間，陸門子道：「金阿叔，偷銀於的賊有些門路麼？金滿搖首：「那裡有！」陸門子道：「要賊露，問陰捕，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，隨你飛來賊，也替你訪著了。金滿道：「我也許過他二兩銀子，只恨他沒本事賺我的錢。」陸門子道：「假如今日有個人緝訪得賊人真信，來報你時，你還舍得這二兩銀子麼？」金滿道：「怎麼不肯？」陸門子道：「金阿叔，你芳真個把二兩銀子與我，我就替你拿出賊來。」金滿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果然如此，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，出脫了秀童。好兄弟，你須是眼見的實，莫又做猜謎的活！」陸門子道：「我不是口分看得的實，怎敢多口！」金令史即忙脫下帽子，向壁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挖耳來，遞與陸有恩道：「這件小意思權力信物，追出賊來，莫說有餘，就是只剩得二兩，也都與你。」陸有恩道：「不該要金阿叔的，今日是初

五、也得做兄弟的發個利市。」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，就將挖耳插於網中之內，教：「金阿叔且關了門，與你細講！」金滿將大門閉了，兩個促膝細談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

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，也是個門子，姓胡，名美，年□八歲。有個姐大叫做盧智高。那盧智高因死了老婆，就與小舅同住。這胡美生得齊整，多有人調戲他，倒也是個本分的小廝。自從父母雙亡，全虧著姐姐拘管。一從姐姐死了，跟著姐夫，便學不出好樣，慣熟的是那七字經兒：隋錢、吃酒、養婆娘。去年臘月下旬，陸門子一日出去了，渾字聞得間壁有斧鑿之聲，初次也不以為異。以後，但是階門下出去了，就聽得他家關門，打得一片響。陸門子回家，就住了聲。渾家到除夜，與上夫飲酒，說及此事，正不知鑿甚麼東西；陸門子有心，過了初一泊初二初三一連在家住兩日，側耳而聽，寂然無聲。到初四日假做出門往親戚家拜節，卻遠遠站著，等間壁關門之後，悄悄地回來，藏在家裡。果聽得間壁槌鑿之聲，從壁縫裡張看，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下。胡美拿著一錠大銀，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。陸門子看在眼裡，晚間與二人相過問道：「你家常常鑿什麼東西？」胡美面紅不語。盧智高道：「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，要敲斷打廚刀來用。」陸有恩暗想道：「不是那活幾是什麼？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？」當夜留在肚裡，次日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刊市，所以特地來報。

金滿聽了這席話，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，其夜就留陸有恩過宿，明日初六，起個早，又往張二哥家，並拉了四哥，并四個人，餉到胡美家來。只見門上落鎖，沒人在內，陸門子叫渾家出個問其緣故。渾家道：「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，今早雙雙出門。恰才去得，此時就開了船，也去不遠。四個人飛星趕去，剛剛上駟馬橋，只見小遊船上的上溜兒，在橋後下買酒來米。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，都是相熟的，王溜兒道：「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！金令史問道：「灘兒，你趕早買酒主米，在那裡去？」溜幾道：「托賴攬個杭州的載，要上有個把月生意。」金滿拍著肩問：「是誰？」王溜兒附耳低言道：「是胡門」言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船：金滿道：「如今他二人可在船裡？」工溜幾道：「那盧家在船尾，胡舍還在岸上接表子未來。」張陰捕聽說，膏先把乾涸兒扣住。溜兒道：「我得何罪？」金滿道：「不干你事，只要你引我到船。就放你。」溜兒連滅的酒來的米，都寄在店上，引著四個人下橋來，八隻手準備拿賊。這正是：閒時不學好，今日悔應遲。

卻說盧智高在船中，靠著欄干，眼盼盼望那胡美接表子下來同樂。卻一眼瞧見金令史，又見王溜兒頸上麻繩帶著，心頭跳動，料道有些詫異，也不顧鋪蓋，跳在岸上，舍命奔走。工溜兒指道：「那戴孝頭巾的就是姓盧的。」眾人放開腳去趕，口中只叫：「盜庫的賊休走！」盧智高著了忙，跌上一交，被眾人趕上，一把拿住。也把麻絹扣頸，問道：「胡美在那裡？」盧智高道：「在表子劉丑姐家裡。」眾人教盧智高作眼，齊奔劉丑姐家來。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吐，打著心頭，不對表子說，預先走了，不知去向。眾人只得拿劉丑姐去。都到張二哥家裡，搜盧智高身邊，並無一物及搜到氈襪裡，搜出一錠禿元寶。錠邊凡都敲去了。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鋪裡去吊拷，盧智高道：「不必用刑，我便招了。去年□明間，我同胡美都賭極了，沒處設法。胡美對我說：『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空在那裡。』我教他：『且拿幾個來用用。』他趁著□五月蝕這夜，偷了四錠出來，每人各分二錠。因不敢出飭，只敲得錠邊使用。那一錠藏在米桶中，米上放些破衣服蓋著，還在家裡。那兩錠卻在胡美身邊。金滿又問：「那一夜我眼也不曾合，他怎麼拿得這樣即溜？」盧智高道：「胡美凡遍進來，見你坐著，不好動手。那一夜閃人來，恰好你們小廝在裡面廚中取蠟燭，打翻了麻油，你起身去看，方得其便。眾人得了口詞，也就不帶去吊拷了。」

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，還動彈不得，見拿著了真賊真賊，咬牙切齒的罵道：「這砍頭賊！你便盜了銀子，卻害得我好苦。如今我也沒處伸冤，只要咬下他一塊肉來，消這口氣。」便在草鋪上要爬起來，可憐那裡掙紮得動。眾人盡來安慰，勸住了他，心中轉痛，嗚嗚咽咽的啼哭。金令史□分過意不去，不覺也吊下眼淚，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。自己卻同眾人到胡美家中，打開鎖搜看。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，滾出一錠沒邊的元寶來。當日眾人就帶盧智高到縣，稟明瞭知縣相公。知縣驗了銀子，曉得不在，即將盧智高重責五□板，取了口詞收監。等拿獲胡美時，一同擬罪。出個廣捕文書，緝訪胡美，務在必獲。船戶王溜兒，樂婦劉丑姐，原不知情，且贓物未見破散，暫時付保在外。先獲元寶二個，本當還庫，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，姑照給主贓例，給還金滿。這一斷，滿崑山人無有不服。正是：國正天心順，官清民自安。

卻說金令史領了兩個禿元寶回家，就在銀匠鋪裡，將銀鑿開，把二八一□六兩白銀，送與陸門子，不失前言。卻將□兩送與張二哥，候獲住胡美時，還有奉謝。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，叩謝。知縣有憐憫之心，深恨胡美。乃出官賞銀□兩，立限，仰捕衙緝獲。

過了半年之後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雙林地方，船從蘇州婁門過去，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。張四哥急攏船上岸，叫道：「胡阿弟，慢走！」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，忙走一步，轉彎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躲。賣豆腐的老兒，才要聲張，胡美向兜肚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的一錠大銀，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：「容我躲過今夜時，這錠銀子與你平分。」老兒貪了這錠銀子，慌忙檢過了，指一個去處，教他藏了。

張四哥趕到轉灣處，不見了胡美，有個多嘴的閒漢。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尋。張四哥進店同時，那女兒只推沒有。張四哥滿屋看了一週遭，果然沒有。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三四錢重，把與老兒說道：「這小廝是崑山縣門子，盜了官庫出來的，大老爺出廣捕拿他。你若識時務時，引他出來，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果子吃。你若藏留，找享知縣主，拿出去時，問你個同盜。老兒慌了，連銀子也不肯接，將手望上一指。你道什麼去處？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。躲得安穩，說出晦氣。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，又做豆腐，又做白酒，俠窄沒處睡，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，恰好打個鋪兒，臨睡時把短梯爬下去，卻有一個店櫥兒隱著。胡美正躲得穩，卻被張四哥一手拖將下來，就把麻繩縛住，罵道：「害人賊！銀子藏在那裡？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：「一錠用完了，一錠在酒缸蓋上。」老者怎敢隱瞞，於地蜂裡取出。張四哥問老者：「何姓何名？」老者懼怕，不敢答應。旁邊一個人替他答道：「此老姓陳名大壽。」張四哥點頭，便把那三四錢銀子，撒在老兒櫃上。帶了胡美，踏在船頭裡面，連夜回崑山縣來。正是：莫道虧心事可做，惡人自有惡人磨！

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。知縣見累死了一人，心中頗慘，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，都來眷他金滿面前討饒，又央門子頭兒王文英來說。金滿想起同庫的事虧他，只得把人情賣在眾人面上，稟知縣道：盜銀雖是胡美，造謀賣出姐大，況原銀所失不多，求老爺從寬發落。」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，只將胡美重責三□，問個徒罪，以位後來。元寶一錠，仍給還金滿領去。金滿又將□兩銀子，謝了張四哥。張四哥因說起腐酒店老者始末，眾人各各駭然。方知去年張二哥除夜夢城隍吩咐：「陳大壽已將銀子放在櫥頂上葫蘆內了。」「葫」者，胡美；「蘆」者，盧智高；「陳大壽」乃老者之姓名，胡美在店櫥頂上搜出。神明之語，一字無欺。果然是：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

過了幾日，備下豬羊，擡住城隍廟中賽神酬謝。金滿回恩屈了秀童，受此苦楚，況此童除飲酒之外，並無失德，更兼立心忠厚，死而無怨，更沒有甚麼好處回答得他。乃改秀童名金秀，用己之姓，視如親子。將美婢金杏許他為婚，待身體調治得強旺了，便配為夫婦。金秀的父母俱各歡喜無言。

後來金滿無子，家業就是金秀承頂。金秀也納個吏缺，人稱為小金令史，三考滿了，仕至按察司經歷。後人有詩歎金秀之枉，詩云：

疑人無用無疑，耳畔休聽是與非。

凡事要憑真實見，古今冤屈有誰知？

